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百八十六

二紙

子 道家子書五

列子漢志列子八篇名園冠先莊子莊子稱之隋志列子鄭之隱人列園
冠撰八卷東晉光祿勳張湛注鄭樵通志列子八卷鄭樵公時隱者列禦
寇唐加冲虛真經本朝加至德晉張湛注八卷孫鷗注八卷盧仲
光注八卷政和御注八卷統纂一卷指歸一卷釋文一卷音
義一卷玉海列子漢志道家八篇名園冠先莊子隋志八卷晉張湛
注天瑞至說符篇二十篇劉向去重復存者八篇向校列子書永始三年
八月壬寅上柳宗元曰楊朱力命疑其楊子書天寶初號冲虛真經景
德四年二月丙寅加至德二字唐殷敬順撰釋文徽宗御製解王曉
列子旨歸一篇劉向列子序右新書定著八章護左都水使者光祿
大夫臣向言新校中書列子五篇臣向謹與長社尉臣叅校讐太常書三
篇太史書四篇臣向書六篇臣叅書二篇內外書凡二十篇以校除復重
十二篇定著八篇中書多外書老章亂布在諸篇中或字誤以盡為進以

賢為形。如此者眾。及在新書有殘。校讐從中書以定。皆以殺青書。可繕寫。列子者鄭人也。與鄭繆公同時。蓋有道者也。其學本於黃帝老子。號曰道家。道家者。東要執本。清虛無為。及其治身接物。務崇不說。合於六經。而穆王湯問二篇。迂誕恢誕。非君子之言也。至於力命篇。一推水命。揚子之篇。唯貴放逸。二義乖背。不似一家之書。然各有所明。亦有可觀者。孝景皇帝時。貴黃老術。此書頗行於世。及後世遺落。散在民間。未有傳者。且多寓言。與莊周相類。故太史公司馬遷不為列傳。謹第錄。臣向昧死上。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所校列子書錄。永始三年八月壬寅上。張湛序曰。子列子。姓列。名禦寇。鄭人也。與鄭繆公同時。蓋有道者也。其學本於黃帝老子。號曰道家。自言師壺丘子林。而友伯昏無人。道家者。東要執本。清虛無為。及其治身接物。務崇不說。其書舊有二十篇。漢劉向除去重複。存者八篇。合而成部。名新書焉。且多寓言。大畧明群有以至虛為宗。萬品以歲滅為驗。神惠以疑寂常全。想念以著。物自喪。生覺與化。夢等情。巨細不限一域。窮達無假。智力治身。貴於肆任。順性則所之皆適。水火可蹈。志懷則無幽不照。此其旨也。列子蓋先莊子。及莊子著書。多取其言。二子之道一也。故太史公司馬遷不為列傳。唐天寶初。蔡旨冊為沖虛真人。其言改題。

曰冲虛真經宋景德四年初加至德二字。號曰冲虛至德真經。林希逸序曰列子鄭人列姓也。禦寇名也。莊子多稱其人。必有道者也。與鄭繻公同時。繻公殺其相子陽去春秋獲麟之歲庚申五十年矣。其書曰子陽饋列子粟。列子不受。俄而子陽見殺。則以時計之。列子必後於孔子而居孟子之先。故其書多推尊吾聖人。以自神其說。然太史公爲老莊立傳。猶及老萊聞尹庚宋楚諸人。而獨不及列子。亦不言其有比書。班固所志藝文諸畧。雖有八篇之目。而張湛處度以爲奇書。云其祖得於仲宣輔嗣之家。永嘉之亂。既失而幸全。則其書亦散軼久矣。卷首校讐數語。其果出於劉向否也。其曰與鄭繻公同時。必繻字傳寫之誤。而鄭溪西群書會紀晁氏讀書記並因之。又以繻爲據。此皆未深考者。又曰孝景帝時頗行於世。若其書果出景帝時。太史公因何未見。果見之。不應遺列子而不入傳也。今觀其書首尾二篇。以天瑞說符名之。其他六篇。則撮首章二字而已。又篇中文字或精或粗。殊不類一手。其曰穆王湯問。失之迂誕。力命楊子義亦乖背。必非一家之言。縱其語未必出於劉向。實當此書之病。洪景廬謂列子勝莊子。則失之矣。然其間又有絕到之語。決非秦漢而下作者所可及。愚意此書必爲晚出。或者因其散軼不完。故雖出已意。且模倣莊子以附

益之。然其真偽之公。瞭如玉石。亦所不可亂也。馬總意林列子八卷。天有所短。地有所長。聖有所否。物有所通。思士不妻而感。思女不夫而孕。

鬼者歸也。歸其真宅。真宅。大虛也。貧者士之常。死者民之終。醉者

墜車。雖疾不死。死生驚懼。不入其胷中。禽獸之智。亦有與人同者。牝牡

相偶。母子相親。避平依險。違寒就溫。居則有群。行則有列。飲則有攜。食則

鳴侶。宋人養猿。號曰狙。欲與狙爭。先誑之曰。朝三而暮四。眾狙皆怒。又

許朝四而暮三。而眾狙皆喜。聖人以智籠群愚。亦猶狙公以智籠群狙矣。

覺有八徵。夢有六候。陰氣壯則夢涉水。而恐懼。陽氣壯則夢涉火。而燔

炳。飽夢與饑夢取。藉帶而寢。則夢蛇鳥。銜髮則夢飛。天將陰則夢火。身將

疾則夢食。飲酒者憂歌舞。舞者哭。晝想夜夢。神形所遇。陳大夫云。吾國有

亢倉子。能以耳觀視。而目聽。膏侯聞之大驚。以上鄉禮致之。亢倉子曰。臣

體合於神。心合於無。類回能仁。而不能反。賜能辯。而不能訥。由能勇。而

不能怯。師能莊。而不能同。兼四子之有。以易仲尼。仲尼不許也。目將眇

者。先睹秋毫。鼻將窒者。先覺樵朽。故物不至。則不反。冥靈以五百歲為

春。五百歲為秋。荆南上古有大椿。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菌芝生於

朝。死於晦。蒙蚺因雨而生。見陽則死。越東有輒休國。生義子。則食之。謂

之宜弟。輒休國其大父死。則負其大母棄之。謂之鬼餘。孔子東遊。兩小兒辯問。問其故。一兒曰。我以日始出去人近。日中時去人遠。一兒云。日初出遠。日中時近。一兒曰。日出初大如車輪。及日中。纔如盤盂。豈不為近則大。遠則小者乎。一兒曰。日初出蒼蒼涼涼。至日中有若探湯。豈不為近而熱。遠而涼者乎。孔子不能決。小兒曰。誰謂汝多智乎。楊朱曰。人得百年之壽者。十中無一。疾病哀苦。居其半矣。慎耳目之觀聽。規死後之餘榮。失當年之樂。不肆意於一時。何異乎縲紲也。勸能使逸。寒能使溫。晏子曰。吾一死之後。宜聞我耶。焚之亦可。沉之亦可。瘞之亦可。露之亦可。棄之溝壑亦可。納諸石槨亦可。唯所遇耳。人不婚宦。情欲失半。人不衣食。君臣道息。楊朱曰。生民之不得休息為四事。故一為壽。二為名。三為位。四為貨。有此四者。畏鬼畏人。畏威畏刑。此謂之遁人也。出不由門。行不從徑也。以是求利。不亦難乎。晉文公欲伐衛。公子鉏笑之。問其故。對曰。臣笑臣隣人也。有人送妻歸家。道見桑婦。悅而與之言。顧視其妻。已有人招之。公子引師還。未至而有伐其北鄙者。孔子曰。力能舉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狐丘大夫謂孫叔敖曰。人有三怨。子知之乎。爵高者人妬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人怨之。孫叔敖曰。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

吾志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溥。可以免乎。楊子隣人亡一羊。相率追之。歧路之中。復有歧矣。曰。大道以多歧亡羊。學者以多方喪生。本一末異也。

人有亡鈇者。意隣子盜之。視隣子行步顏色。皆將竊也。俄而相其谷。得鈇。見隣子無復竊鈇之容。齊人有欲得金者。清旦衣冠往市。適見貨金者。因攫奪而去。吏捕問之。對曰。取金之時。不見人。但見金也。黃氏日抄列

子。列子才穎逸而性沖澹。生亂離而思寂寞。默察造化消息之運。於是乎輕死生。輕視人間死生之常。於是乎遺世事。其靜退似老聃。而實不為

老聃。老聃用陰術。而列子無之。其誕謾似莊周。而亦不為莊周。莊周侮前

聖。而列子無之。不過愛身自利。其學全類楊朱。故其書有楊朱篇。此楊朱

之言論備焉。而張湛序其書。乃謂往往與佛經相參。余按列子鄭今而班

馬。不以預列傳。其書八篇。雖與劉向校讐之數合實則異。于氏渡江後。方

雜出於諸家。其皆列子之本真與否。殆未可知。今考辭旨所及。疑於佛氏

者。凡二章。其一謂周穆王時。西域有化人來。殆於指佛。然是時佛猶未生

而所謂騰而上中天化人之官者。乃稱神遊。歸於說夢。本非指佛也。其一

謂角太宰問聖人於孔子。孔子歷舉三皇五帝。非聖。而以聖者歸之西方

之人。殆亦指佛。然孔子決不熟三五聖人。而顧泛指西方為聖。且謂西方

不化自行。蕩蕩無能名。蓋寓言華胥國之類。絕與寂滅者不侔。亦非指佛也。使此言果出於列子。不過寓言。不宜因後世佛偶生西域而遂以牽合。使此言不出於列子。則晉人好佛。因列子多誕。始寄影其間。冀為佛氏張本爾。何相參之有哉。且西域之名。始於漢武。列子預言西域。其說尤更可疑。佛本言戒行。而後世易之以不必持戒者。其說皆陰主列子。皆斯言實禍之。不有卓識。孰能無惑耶。中山公子年既楚人。公孫龍詭辭而樂正子與非之。至斥以設。今發於餘竅。子亦將求之。其論甚正。而列子載焉。此誕說波流中砥柱也。又謂慎爾言。將有知之。慎爾行。將有隨之。廢在身。稽在人。湯武愛天下。故玉桀紂惡天下。故亡。此所稽也。又謂常觀神農有炎之德。稽虞夏商周之書。度諸法士賢人之言。所以存亡廢興。而不由此道者。未之有也。凡皆異乎列子平日之言。為八篇之最粹。楊朱拔一毛利天下。不為而列子宗之。蓋愛身者也。然謂舜禹周孔之聖為自苦。謂桀紂之縱為自得。謂子產屈於公孫朝。公孫穆荒淫酒色之辯。而謂朝穆真人。且力排貴生愛身之為作。是何自背其平日區區之守邪。此為八篇之最舛。兀濶之說出於列子。謂列子之師壺子示神巫季咸。以未始出吾宗。而季咸走滅者也。此所謂以無所考相欺。而近世名儒陸象山以之自名。豈別有

所本耶高續古子畧列子 劉向論列子書稱王湯問之事迂誕恢誕非
 君子之言又觀穆王與化人游若清都紫微鈞天廣樂帝之所居夏革所
 言四海之外天地之表無極無盡傳記所書固有是事也人見其荒唐幻
 異固以為誕然觀太史公史錄不傳列子如莊周所載許由務光之事漢
 去古未遠也許由務光往往可稽遺猶疑之所謂禦寇之說獨見於寓言
 耳遺於此詎得不致疑耶周之末篇叙墨餐禽滑釐慎到由駢闐尹之徒
 以及於周而禦寇獨不在其列蓋禦寇者其亦所謂鴻蒙列缺者歟然則
 是書與莊子合者十七章其間尤有淺近迂僻者特出於後人會粹而成
 之耳至於西方之人有聖者焉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此固有及於佛
 而世無疑之夫天壽之國紀于山海乾竺之師問于往史此楊文公之文
 也佛之為教已見於是何待於此時乎然其可疑可怪者不在此也文獻
 通考張湛注列子八卷 晁氏曰鄭列禦寇撰劉向校定八篇云繆公時
 人學本於黃帝老子清虛無為務崇不競其寓言與莊周類晉張湛注唐
 號冲靈真經景德中加至德之號力命篇言膏天不存於葆養窮達不繫
 於智力皆天之命楊朱篇言耳目之欲而不恤生之危難酒色之娛而不
 顧名之醜是之謂制命於內劉向以二義乖背不似一家之言予以道家

之學本謂世衰道喪物僞滋起或勢智力以圖利不知張毅之走高門竟以病殞或背天真以拘名不知伯夷之在首陽固以餒終是以兩皆排擯欲使姦利者不巧詐以干命奸名者不踰要以失性矣非不同也雖然儒者之道則異乎是雖知壽夭窮達非人力也必脩身以俟焉以為立嚴牆之下而死者非正命也知耳目之於聲色有性焉以為樂也外而不易吾內嗚呼以此自為則為愛己以此教人則為愛人儒者之道所以萬世而無弊歟 石林葉氏曰列子天瑞黃帝兩篇皆其至理之極盡言之而不隱故與佛書真相表裏所謂莊語者也自周穆王以後始漸縱弛談譎縱橫惟其所欲言蓋慮後人淺狹難與直言正理則設為詭辭以激之劉向弗悟遂以為不似一家之書張湛微知之至於逐事為法則又多迷失然能知其近佛是時佛經到中國者尚未多亦不易得矣要之讚老氏莊列三書皆不可正以言求其間自有莊語有荒唐之辭如佛氏至唐僉宗自作一種語目與諸經不類亦此意也 列子釋文二卷 晁氏曰唐殷敬順撰敬順嘗為當塗丞柳宗元集解列子列宗冠所作唐中書丞盧真經 劉向古稱博極群書然其錄列子獨曰鄭穆公時人穆公在孔子前幾百歲列子書言鄭國皆云子產鄭析不知何何以言之如此史記鄭繻

公二十四年據晉通鑑楚悼王四年圍鄭鄭殺其相駟子陽子陽正與列子同時是歲周安王三年秦惠王韓列侯趙武侯二年魏武侯二十七年燕

釐公五年據古文選齊康公七年宋悼公六年魯穆公十年不知何言

魯穆公時遂誤為鄭耶不然何牽錯至如是其後張湛徒知准列子書言

穆公後事亦不能推知其時然其書亦多增竄非其實要之莊周為放依

其辭後方注切其稱夏棘狙公紀渚子渚音省李咸等皆出列子不可盡

紀雖不繫於孔子道然其虛洎寥閭居亂世遠於利禍不得逮於身而其

心不窮易之通世無問者其近是歟余故取焉其文辭類莊子而尤質厚

少為作好文者可廢耶其傷未力命列子篇名疑其揚子書其言魏年孔

穿皆出列子後不可信然觀其辭亦足通知古之多異術也讀焉者慎取

之而已矣字石方舟集列子辭上劉向以列子湯問穆王二篇非君子

之言湯問則莊子湯之問棘以大椿醜鵬變化列子作夏革晉張湛注莊

子以革作棘穆王篇論西極有化人來又仲尼篇稱孔子答商太宰稱西

方之聖竟其說佛也然佛出漢明帝時湛乃謂列子語與佛相參蓋指其

幻學也豈西方之佛幻已肇於列子時為穆王化人事乎必有能辯之者

列子辯下孟子拒楊墨以楊近墨遠為序於儒以楊為為我之學一

毫不拔於天下可也。如禽滑釐對宋之言。則以墨翟大禹為人之學。老
聃關尹為己之學。似以宋況於黃帝關尹。此列子之有取也。劉向云。楊
子之篇。唯貴放逸。與力命篇。章皆放逸。近道乎。其何以近於儒。不然。力
命自力命。放逸自放逸耳。必有能辯之者。中峯廣錄題列子。列禦寇知
榮辱之在天。而不知其本乎。一念知生死之由命。而不知其根乎。目心。惟
欲忘形骸。虛物我。一足非民視聽。任天真。於智慮之表。超情思。於得失之
源。才鼓舞於老氏。絕聖棄智。致虛守靜之門。與莊周相為表裏。因觀其著
書八篇。故筆以曉之。惟同志者。擇焉。黃氏曰。抄讀柳文。辯列子論。劉向
稱列子。鄭繆公時人。非也。實與魯穆公同時。其文類莊子。而質厚。好文者
可廢耶。謹取之而已。奚谷齋曰。筆列子與佛經相參。張湛序列子云。其書
大畧明群有以至虛為宗。萬品以終滅為驗。神惠以寂寂常全。想念以著
物自喪。生覺與夢化等情。所明往往與佛經相參。予讀天瑞篇。載林類答
子貢之言曰。死之與生。一往一反。故死於是者。安知不生於彼。故吾知其
不相若矣。吾又安知吾今之死。不愈昔之生乎。此一節。所謂與佛經相參
者也。又云。商太宰問孔子。三皇五帝三王。聖者歟。孔子皆曰。弗知。太宰曰。
然則孰者為聖。孔子曰。西方之人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

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且疑其為聖帝知真為聖與真不聖歟其後論者以為列子所言乃佛也寄於孔子云朱子經濟文衡觀列子偶書

文集

此段謂列子所言不過剽掠之端

向所謂未發者即列子所謂

生之所生者死矣而生生者未嘗終形之所形者實矣而形形者未嘗有
爾豈子思中庸之旨哉丙申臘月因讀列子書此又觀其言精神入其門
骨髓及其根我尚何存者即佛書四大各離今者要身當在何處之所由
出也他若此類甚衆聊記其一二於此可見剽掠之端云朱子語畧列子
言語多與佛經相類李復滴水集讀列子唐柳宗元喜為文韓愈盛稱
之于觀宗元之文極刻意用力非自然乃辭勝而理不足也至於論列子
之書則曰其言直而不作為茲是亦知文矣太直而不作為者惟喻其理
而明其事不矜華辭而古訓是式也昔之論列子者專取其辭子陽之衆
是未可與議列子考古質疑論列子寓言列子之書大要與莊子同不
可以其寓言為實也如楊朱篇云晏平仲問養生於管夷吾夷吾問送死
於平仲大慶以史記秦紀及穀梁傳參考之秦繆魯僖之十二年已言管
仲死也威公齊史記燕世家以管仲系於桓公四十一年如此則是僖公
五年丙午仲死也然失平仲雖莫究其始然史記載嬰死於夾谷之歲

則是魯定公十年也。自仲之死至是已百五十年。使其問答仲當垂死之
歲。嬰方弱冠之時。嬰有百七十之壽矣。以此知其不然也。又史記管嬰列
傳云。仲卒。齊遵其政。後百餘年有晏子焉。然則二子非同時。而列子之寓
言明矣。容齋隨筆云。莊子之鵲鵬。列子之六龍。其語大若此。莊子北溟有
魚。其名爲鯨。鵬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爲鳥。其名曰鵲鵬。之實不知
其幾千里也。列子湯問篇爲渤海之東。不知幾億萬里。中有五山。五山之
根。無所連着。帝使巨鼇十五。舉首戴之。還爲三番。六萬歲一交焉。五山始
峙。而不動。龍伯之國有大人。一釣而連六鼇。莊子之鼇鵬。列子之其鰲。其
語小又如此。莊子則陽第二十五云。有國於蝸之左角曰觸氏。有國於蝸
之右角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屍數萬。列子湯問篇江浦之間。蝸曰
見。其群飛而集於蛟虺。弗相觸也。栖宿去來。以弗覺也。離未方盡。俄皆傷
眉而望之。弗見其形。師曠方夜。隨耳視首而聽之。弗聞其聲。大慶謂凡若
此類。人固知其寓言。如引古人問答。容有未易覺者。故大慶特舉盜跖之
譏孔子。與管晏之問答。以明之。論列子書多後人增益。劉向校列子
書定著八篇。云列子鄭人。與穆公同時。蓋有道者也。孝景時黃老術此
書頗行於世。大慶按。繆公立於魯僖三十二年。僖於魯宣三年。正與魯文

公並世。列子書楊朱篇云：孔子伐木於宋，圍於陳蔡。夫孔子生於魯襄二十二年，繆公之薨五十五年矣。陳蔡之厄，孔子六十三歲統而言之。已一百十八年。列子繆公時人，必不及知陳蔡之事明矣。况其載魏文侯子夏之問答，則又後於孔子者也。不特此爾。第二篇載宋康王之事，第四篇載公孫龍之言，是皆戰國時事。上距鄭繆三百年矣。晉張湛為之注，亦覺其非。獨於公孫龍事，乃云後人增益，無所乖錯。而凡有所明，亦何傷乎？如此皆存而不除，大慶切有疑焉。因觀莊子讓玉篇云：子列子窮貌有飢色。客有言於鄭子陽曰：列禦寇有遁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不好士乎？子陽即令官遺之粟。列子再拜而辭，使者去。其妻曰：妾聞為有道者之妻，子皆得快樂。今有飢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耶？列子笑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觀此，則列子與鄭子陽同時。及攷史記鄭世家：子陽乃繆公時。二十五年殺其相子陽。即周安王四年癸未歲也。然則列子與子陽乃繆公時人。劉向以為繆公，意者誤以繆為繆歟。雖然，大慶未敢遽以向為誤。姑隱之於心。續見蘇子由古史列子傳，亦引辭衆之事，以為禦寇與繆公同時。又觀呂東萊大事記云：安王四年，鄭殺其

相駟子陽遂及列禦寇之事然後因此以自信蓋列與莊相去不遠莊乃
齊宣梁惠同時列先於莊故莊子著書多取其言也若列子為鄭繻公時
人彼公孫龍乃平原之客銀王十七年趙王封其弟賊為平原君則公孫
龍之事蓋後於子陽之死一百年矣而宋康王事又後於公孫龍十餘年
列子烏得而預書之信乎後人所增有如張湛之言矣然則劉向之誤觀
者不可不察而公孫龍宋康王之事為後人所增益尤不可以不知葉石
林老人避暑錄列子書稱子列子此足弟子記其師之言非列子自云也
劉禹錫自作傳稱子劉子不可解意足誤讀列子呂原明雜說曹子方言
列子偽書也何以言之其見於莊子者則甚善其他則不足取是以知之
蘇浩然謂劉向不足以知列子楊朱力命二篇窺其深者也而謂非一家
之言容齋續筆列子書事簡勁宏妙多出莊子之右其言惠盎見宋康王
王曰寡人之所說者勇有力也客將何以教寡人盎曰臣有道於此使人
雖勇刺之不入雖有力擊之弗中王曰善此寡人之所欲聞也盎曰夫刺
之不入擊之不入此猶辱也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弗敢刺雖有力弗
敢擊夫弗敢非無其志也臣有道於此使人本無其志也夫無其志也未
有愛利之心也臣有道於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驩然皆欲愛利之此

其賢於勇有力也。四果之上也。觀此一隊諸宛轉四反。非數百言而暢之不能了。而絮淨粹白如此。後人筆力渠復可到耶。三不欺之義正與此合。不入不中者不能欺也。弗敢刺擊者不敢欺也。無其志者不恐欺也。魏文帝論三者優劣。斯言足以蔽之。呂東萊雜說列子爲伯昏無人射。列子無字音莫侯反。狂子不音。讀如奉字也。列禦寇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督人。申屠嘉與鄭子產同師。伯昏無人自一人也。伯昏督人自一人也。列子既師壺丘子林。友伯昏督人。乃居南郭。又言師老商氏。友伯高子。不知老商氏即壺丘子林耶。或別一人也。又不知伯高子與無人督人爲一爲二也。此雖禦寇寓言。然據文指事則似不一。要皆獨立絕塵高出一時之上者也。列禦寇爲伯昏無人射。引之盈貫。張湛解云。盡弦窮鏑。郭象云。盈貫猶溢鏑也。措杯水其肘上。張湛云。手停審故杯水不傾。郭象云。左手如拒。右手如附枝。右手放發而左手不知。故可措之杯水也。如此之類。訓釋明白。文詞高古。皆後人所不到。又彈斥八極。神氣不變。郭象以爲德充於內。則神滿於外。遠近幽審皆明。故審安危之機而泊然自得也。如此等語。殆類有得者矣。列子記老成子學幻於尹文先生。三年不告。造父師秦豆氏。亦三年不告。列子之學三年之後。始得壺丘一聘。五年

之後始一解顏而笑。此皆足以見古人教人規摹次第。故學者得力。非後人所能彷彿也。蓋用力深者其收功也速。得之艱則守之也固。未有僥倖於或成。似若有合而毫然失之也。國朝宋濂文粹列子八卷凡二十篇。鄭人列禦寇撰。劉向校定八篇。謂禦寇與鄭繆公同時。柳宗元云。鄭繆公在孔子前幾百載。禦寇書言鄭殺其相駟子陽。則鄭繆公二十四年當魯穆公之十年。向益因魯穆公而誤為鄭繆。其說要為有據。高氏以其書多寓言。而并其人疑之。所謂禦寇者有如鴻蒙列缺之屬。誤矣。書本黃老言。決非禦寇所自著。必後人會粹而成者。中載孔穿魏公子牟及西方聖人之事。皆出禦寇後。天瑞黃帝二篇雖多詖辭。而其離形去智泊然虛無。飄然與大化游。實道家之要言。至於楊朱力命。則為我之意多。疑即古楊朱書。其未亡者。勒附於此。禦寇先莊周周著書多取其說。若書事簡勁宏妙。則似勝於周。問審熟讀其書。又與浮屠言合。所謂內外進矣。而後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無弗同也。心疑形釋。骨肉都融。不覺形之所倚。足之所履。非大乘圓行說乎。觀旋之潘。合作者為湖。止水之潘為湖。流水之潘為湖。溫水之潘為湖。沃水之潘為湖。沉水之潘為湖。雍水之潘為湖。汙水之潘為湖。肥水之潘為湖。非脩習教觀說乎。有生之氣。有形之族。盡幻也。道